

周口名人

春游词笔郁嵯峨

郭志刚 张恩岭

词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的奇葩。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五代十国后开始兴盛,至宋代达到顶峰,元明时期衰落了300多年,在清代重新进入发展状态。清代词人以纳兰性德最负盛名。到了近现代,由于白话文兴起,古诗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词脉绵绵,词韵不绝,在古诗词的落日余晖里,天边又出现了一抹绚丽的彩霞,又一诗词大家出现了。他就是被红学大家周汝昌称为“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的近现代名人张伯驹。

张伯驹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词人、戏剧家、收藏家和书画家。但现在人们提起张伯驹,津津乐道的大都还是他的人生传奇、文坛轶事、捐献佳话,认为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国家护宝献宝,而对于他一生词作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词坛上的价值和地位却认识不足。其实张伯驹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他的诗词创作。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伯驹词集》,编选了张伯驹一生数千首词作中的907首。如果从词集中第一首的写作时间算起,至1982年,张伯驹写词时间前后长达55年。从第一本词集《从碧词》到《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可谓篇篇锦绣,佳作迭出。除了前面周汝昌先生的高度评价,对于《从碧词》,当代著名词家周笃文先生也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从碧词》是“一部妙语如环,取重当代的力作”。国学大师冯其庸先生非常钦佩张伯驹的词作,曾填《浣溪沙》,对张伯驹的《春游词》给予极高的评价。

其一

才气无双折挫多,平生起落动山河。至今仍教泪滂沱。
国士高风倾万世,魁魁魁魁一尘过。春游词笔郁嵯峨。

其二

读罢春游泪满巾,分明顽石是前身。黄金散尽只余贫。
眼里茫茫皆白地,心头郁郁唯情醇。天荒地老一真人。
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曾赞叹:“张伯驹吟联填词,首我心算一加二等于三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著名学者袁真先生评

价:“张伯驹的文化贡献,第一是词学,第二才是文物鉴赏。”

张伯驹词作浑然天成,音律谐美,情韵兼胜,风致高而不俗,气味纯而不薄,极富深邃感人的艺术魅力,有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既有“忆长安、春夜骋豪游,走马拥貂裘”的豪纵与轻狂,“垂柳阴阴飞鸟,野风吹破一湖烟”的清丽与活泼,又有“井梧初黄,庭莎犹绿,乱虫自诉”的苍凉与无助,“去后寒窗案积尘,庭除依是雪如银。小梅憔悴可怜人”的凄清与冷落。可谓一景即是一情,一情亦是一境。

张伯驹1965年前的两部词集《从碧词》《春游词》是其早期和中期的代表作。这两部词集的风格以婉约为主,间有豪放词作。其1970年以后的四部词集,则可全部归入其晚期词作。张伯驹一生词风的新变,是与其遭遇及其生活环境直接有关的。青壮年时代,张伯驹生活在一个生活优裕的书香门第,其性格行迹虽有“公子”本色,风流倜傥,但其心性真纯,一心浸淫在传统文学的学习与传承上。特别是在词作用功甚苦,主要是学习唐宋词风格,有刻意仿作之迹。这一时期的词作特色,主要体现在其旅游风景词上,例如其《临江仙》一词:“帘影故家池馆,笛声旧日江城。一春深院少人行。微风花乱落,小雨草丛生。驿路千山千水,戍楼三点三更。繁华回忆不分明,离尊人自醉,残烛梦初醒。”这首词颇有令词的要素与清婉之妙,深微脱机,情调清雅,读来仿佛作者脱口而出,自然天成。诸如此类的词句,在《从碧词》中几乎俯拾皆是,如“鱼儿三尺水,燕子一帘风”“山光微雨外,人影落花中”等。

1957年,张伯驹被划为右派,他的命运发生了很大转折。他失去了工作,生活艰难,心情抑郁,几乎中断了词作生涯。1961年,张伯驹被迫随夫人出关东北。在长春他找到了可以发挥其长处,也是其倾心热爱的工作——文物收藏。就是在这虽被人冷落但又并不甚苦难的生活中,张伯驹恢复了作词的活力,且每每是触景生情率性而出,一吐肺腑之言,一字一泪,一声一咽,感人至深。其1961年至1965年的词便集为《春游词》。但《春游词》一扫《从碧词》之欢快、轻灵之风,变得沉郁而哀婉了。其词《浣溪沙》:“去后寒窗案积尘,庭除依是雪如银。小梅憔悴可怜人。半笑半啼应有恨,一花一蕊不成春。那堪吹笛为招魂。”作者在词序中写道:“出关后,家无能养花者。腊尽归来,盆梅只一花一蕊,憔悴堪怜,词以慰之。”这首词写内心感受缜密、凄婉,语言跌宕、活泼、俏皮。他在另一首词《眼儿媚》里说:“情深千尺,怜春是我,我是谁怜?”其情之悲苦,颇耐人寻味。所以,冯其庸先生说:“张伯老的《春游词》,实际可说是他的‘断肠集’。古人云‘词穷而后工’,《春游词》确实无论是思想深度、感情深度和艺术的高度,更

胜于《从碧词》。然而这是以他的苦难、眼泪和性命磨炼出来的啊!”

1970年以后,张伯驹再次经历了命运打击,他的词风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70年,正处在“文革”之中,张伯驹经受批斗之后,被辞退下放农村劳动。其时已73岁(虚岁),因农村不予收留,他只好流落于北京街头,或者到西安他女儿家去,艰难度日。但就在张伯驹陷入绝境的1972年初,章士钊先生通过周恩来总理的批示,聘张伯驹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把张伯驹从中央文史研究馆浪中一下子拉进了风平浪静的避风港。

张伯驹一生命运多舛,苦乐兼备。他高贵过,又贫寒过;他荣耀过,也屈辱过。由富贵到贫寒,由荣耀到屈辱,正给了他一双洞透人生的眼睛,而他又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有才华、有气节、心底真纯之人。因此,他晚年词风的转变,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0年至1972年的词,张伯驹集为《秦游词》。他在词集的序言中说:“余少年从戎入秦,宝马金鞭,雕冠剑佩,意气何其豪横……暮岁东出榆关,追步道君、秋笳,翎羽归来,疾病穷苦,乃更入秦依女儿以了残年……此一生如四时,饱经风雨阴晴之变,而心亦安之。时则重到旧游地,作小词,亦不计工拙。盖为残雪剩爪,随笔之所至,幸方家视之,勿以词品相衡量也。”这篇小序写得很漂亮,叙述了他一生风雨阴晴之变,道出了他晚年作词的心态,即“不计工拙……”随笔之所至。这“不计工拙”之词风,就是“疏放”。

“疏放”,实际上也就是陈惠愚先生所说的“平易”一格。当然,“平易”有丰富的内涵,还应该含有“安闲——闲逸”“乐观——乐趣”“平常——自然”等多种意蕴。这里所说的“疏放”,只是“平易”风格在张伯驹晚年词作中更明显的特征,也可以说是“旷放”,也可以称为“旷达——通达”“超然——豁达”等。

他有一首词《渭城曲》:“肆间初见小梅姿,风韵依然似旧时。画图愿买折枝写,无奈囊空惟剩诗。”这首小词前还有一小序:“今冬相对无梅,见肆间有小盆梅初花,欲买囊空无钱,赋此阙。”这首词作于1971年,是词人最为穷困潦倒的时候,但词人却不减爱梅之心,玉洁冰清的情操不变,语气是幽默的、超然的,自嘲肚子里唯剩剩诗而已。

写贫寒的诗词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但要给读者一种美感而不是穷酸气或怨苦之情,却不容易,说穷看来也是一门艺术,难的是分寸不好把握。但张伯驹把握得很好,他这首词,含有幽默、豁达的成分,让人读后有一种“含泪的笑”的感觉。张伯驹写穷愁,也写出了他那高洁的精神气质,其语气又自然平易,平中见奇。

这一时期,张伯驹还有一首自谓“正月十一日大雪,晨起河边踏雪诵佛”的词《浣溪沙》:“梦里曾于净土行,开门起看尽光明。岸边垂柳鹤梳翎。天地与心同一白,乾坤着我并双清。万花飞散打身轻。”这首词气象阔大而又纯粹、干净,有“天地与心同一白”的境界。词人的心情是那样轻松,风格欢快俊爽,语言平易晓畅,痛快淋漓,完全是脱口而出,不见斧凿之迹。

1973年以后,张伯驹已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生活安定,心情泰然。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和闲适的心情来回味自己的一生和消磨晚年的安然时光。他的词越发真挚、疏放、洒脱而又有些朦胧的意味了。他有几首《瑞鹧鸪》,都是咏柳絮的,其中一首咏道:“泊絮门前乱一围,轻尘细雨共霏霏。玉钩垂箔春情懒,银粉弹弓雪意肥。似泪还须和泪看,非花也应当花飞。可怜总是随流水,难得升天到碧微。”这首词既有安逸淡泊的心境,又有些微的伤感,似乎在咏叹自己柳絮一样的命运。语言则如流水行云,来去自如,余味绵绵。

到了晚年,张伯驹喜用《小秦王》一类语言整齐、短小,类似七言诗的词牌了,这样的《小秦王》他写了很多,一首题为《听泉》:“清泉汨汨净无沙,拾取松枝自煮茶。半日浮生如人定,心闲便放太平花。”词人在词后又自注:“泉在寺后小山前,流入整池,松塔有平坛,汲水煮茶。静坐其下,此时如人定,心太平矣。”这首词洋溢着尽享大自然美景、心情泰然的满足和潇洒,语言也如信口道来,疏朗亦有雅意。

另一首《小秦王》则是因游紫竹园而作:“沿堤暑雨长兼葭,万柳垂阴水一涯。何处更寻干净土,白莲花里是吾家。”这首词自有天然胜韵,其疏放洒脱之情溢于言表,也是张伯驹词中的逸品。

总之,张伯驹70岁以后的词风明显不同于早期和中期,处处展现出淡然、疏放的情怀。

那么,这种疏放主要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说张伯驹心胸超然、真纯,不同世俗的高洁情怀。张伯驹一生,特别是晚年,始终心怀坦荡超逸,放掉得失之心,旷达地面对各种遭遇。他的体悟是,万事流变,无物常衡。毕竟人生遭遇是变化无常的,也是个人无法掌握的,只有自己的心境可以由自己控制。只有以旷放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活和命运的诗词之作,才能给人以精神的慰藉。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境,也不是人们刻意追求坎坷遭遇的结果。

张伯驹一生词作,追求“北宋之神”与“南宋之骨”,是非常推崇婉约与“正宗”的。他前期的词作,格律严谨,婉约多丽,许多词作被行家评价“清妙自然”“可乱六一”。他晚年的词风出现了明显变化,虽然格律仍然严谨,风格却越发疏朗自然了。

得知老师走了,我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那个待我如同子侄,那个在学习上、生活上处处给予我关心和帮助,那个帮我答疑解惑的刘登龙先生真的走了,我顿时觉得眼前一片黯然,一切都变得无所适从。

我是他诸弟子中唯一没走书法路的另类。记得一年前作艺术访谈时,我曾私下问过他,作为他的弟子,而没有步他书艺之路是否对我感到失望。他说了我的散文诗创作及民俗文化研究,又说到我编著的几部民俗文化专著,还鼓励我凭借个人见识与执着,把路子越走越宽。眼下,我的《曼物访艺录》书稿已奉之案头,原请他写序,看来这个愿望落空了。

1980年岁尾,我的父亲调到逍遥文化馆工作。趁元旦学校放假我去看望父亲,父亲将我领到时任逍遥文化馆馆长兼会计的先生面前说:“这是恽登龙大,字写得特好,以后多跟他学学。”“大”就是“叔”,方言。我就登龙大,登龙大地喊着,这样称呼了四十多年,一点也不觉得别扭,只是后来省掉了名字,直呼作“大”罢了。当时他对我父亲说:“让孩子学习篆刻吧,即使学不好但只要能掌握一点,日后没有工作时也能够在街头摆张桌子刻章养活自己。”然而,这一点我也没有做,只是在学了半天该怎样摆弄章料后便去读文化馆图书室的藏书了,以至于后来越走越远,跟习字越来越不搭界了。先生没有制止我,还鼓励我试着动笔写一写想写的文字,这便是我的师承来历。

先生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联委员、河南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楹联书法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书画院特聘书法家、周口市书法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少喜书画,无师自学,其书晋唐,兼取魏隶,熔铸古今,自出机杼,精于楷书,擅长行草,其书“端庄杂流丽,刚劲含婀娜”。所创“二非体”,风格独具。作品入选国内各大展览,出版有《刘登龙书法集》《登龙墨迹·千家诗》《刘登龙楷书千字文》《刘登龙师展作品集》《书韵·刘登龙书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作品。曾在广西美术馆举办作品联展,在河南博物院举办“刘登龙师书法作品展”。中南海和山西、山东、江苏、甘肃、湖南、广西等地博物馆收藏其作品。河南、安徽、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地有其作品刻入碑林。

我曾经私下记录他的一些书法创作点滴,2021年5月,我因个人身体原因感到时不我待,就将记录的文字整理并呈其审阅。先生修订后鼓励我可以暂存于某平台,以防丢失,后又鼓励我可写些艺术传记类的作品。因病后不能长时间静坐,我于2021年底开始编辑《二非堂文集》,现已完成十万余字,这些文字先生均已过目,原想在他八十周岁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不想已成奢望。前段时间我曾返乡,后因单位安排编写一地方文化书籍而需提前回我的寓居之所,行前与先生话别。他就其书法创作作过设想,说今年在西华过冬,身体许可时再创作一部分作品。先生正值艺术盛年,他的辞世,是当地文学艺术事业的重大损失。斯人已去,艺术永存。

愿先生一路走好。

巧画欣赏



富贵朝霞

李志向作

传说故事

东汉光武帝刘秀与鹿邑的传说之三

王莽追刘秀 试量出狗肉

李现理

公元8年12月王莽篡位称帝后,作为汉皇族后裔的刘秀很不服气,认为汉朝是姓刘的天下,于是就打着恢复汉朝的大旗,聚集数万民众,推翻王莽政权,重新建立汉朝。

当时王莽的兵力很强,他自己也是打起仗来不要命,每次交锋,都是刘秀失败。但刘秀也不示弱,坚持跟王莽斗争到底。

据传西汉末年,刘秀被王莽追赶至鹿邑县试量镇郎庄村东时,已累得筋疲力尽,身后的王莽大军又穷追不舍,情况十分危

急。村头老君庙里的太上老君显灵,设法相救,遂化作白头老翁,套牛马犁地,让刘秀伏身藏于牛马之间的地沟内。待王莽的闻龙犬追来,白头老翁便一鞭将闻龙犬击毙。王莽大军赶到,白头老翁大智若愚,骗走了军兵。

刘秀转危为安后,白头老翁向村人一崔姓人家借来一口锅,把闻龙犬剥皮煮熟,让刘秀充饥,自己悄悄走了。刘秀走进村头老君庙,见太上老君端坐殿内,银须拂胸,慈眉善目,面带微笑,与刚才所遇的白头老翁极为

相似,顿悟自己为太上老君所救,遂磕头拜谢不已。

崔家人等到日头西沉,不见白头老翁送回饭锅,便到村东观望,老远就闻见一阵清香,沁人心脾,近前见一锅狗肉汤尚热。崔家人捞起一尝,味道特别鲜美,遂大声招呼远处劳作之人同来品尝。大家齐声赞美。有人建议,这锅汤不要倒掉,以后再杀狗煮制。人们发现,用此法制作的狗肉果然十分美味。

刘秀当了皇帝后,常想起落难时吃过的狗肉,便传旨将鹿邑

县试量镇的狗肉送进宫来。他边吃边夸:“天下美味孤吃够,吃不够试量镇的好狗肉。”由此,试量狗肉一举闻名,久盛不衰,成为豫东著名风味小吃。烧饼夹狗肉,已在鹿邑县人的味蕾上留下了深刻记忆。相传,现在试量镇崔家制作狗肉用的还是当年的那锅老汤呢。

如今,试量狗肉不仅进入了各大城市的宾馆酒楼,人们还创新传统经营模式,将狗肉制作成各种样式的罐头销往全国各地,让其成为中外名优产品。